

吕祖金华宗旨阐幽问答

清惠觉撰

问：先天之学，心也；后天之学，迹也。欲免轮回，须从无形做功夫？

答曰：无从做功夫。究竟何以做？将谓静中可得，动则失。不知动之所以失，由静之无以得。夫静无得，动有失，皆未达道也。汝所云，形而上，止言其当然，未识其所以然，刻下惟于有迹探无迹，有迹而无迹，迷者千里，悟者一朝。

又问：何是有迹探无迹？

答曰：空嗟男子学婬娟，妙里寻芳总一偏；不识正中中又正，无端起处是真玄。

问：如何心得静？

答曰：事事物物穷之难，时时刻刻存之易。存者存其心，心存方有主，有主方能治事，夫一操一舍之间，天人之分，贤愚之别，未可轻视也。但存心易于断续，行之久，自无间。无间则续，续则光明，光明则气充。气充则昏散不除而除矣。噫嘻！天下事，惟此事大，余皆末焉耳！百忙之中寸存，万事中一理。不体此二语，终难入于圣域。

问：观心？

答曰：观心清静。心本无二，止一精真。通前彻后无他，不离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然观心亦有深浅：有强观，有自然观；有尘外观；有尘内观；有不内外观，有普观。尔将何观观心乎？吾道一步一步，亦不中躐等；而参之终始地位，亦不外此，起手即是落手。从观起手，功夫也。观深，妄净，方是真空。若止言空理，而不假观行，则是口头禅，凡夫终是凡夫，何为修也？

问：回光返照？

答曰：“不照何以见？非筏莫渡。非非筏，莫渡渡，即是渡。筏终是筏，见

筏无筏，知渡非渡。回光不以目，而以心，心即是目。久久神凝，方见心目朗然，不证者难言此，反启着相之弊。不证由于精虚，且观心觉窍，以生其精，精稍凝即露，即见玄关窍妙。参悟功夫方有着落，不然是渺茫之言，言之亦觉自愧欺人。吁！大道幽深实难言，一步一步到花妍；花中有实却无实，即是凡夫超后天。无有广大，灵慧千万袅娜，法座宽深，说法无际。且待尔等造就，日积月累，心开见佛，方知龙眠深处不吾欺也。”

至于眼观脐下，是外功。内功心目生，才是真丹田。左转右转，其理本同。丹经云：“自然之所为兮，非有邪伪道。”又有眼前见光者，鼠光也，非虎眼、龙精之光。心光不属内外，若色目望见，即为魔矣。汝等污染久之，一时难清其实。生死事大，一念回光，收复精神，凝照自心，即是佛灯。满屋财气，只在各人认真，不认真，看吸得多少？我此事，神鬼俱惊，惟有德者当之。何谓佛灯？常令烛照，即是佛灯。与其屋内屋外点灯供我，不若此一盏灯彻夜不昧，照彻五蕴皆空，方知救苦救难一尊观世音。

心灯一盏，人人本有，只要点得明，便是长生不死大仙人。汝等勿要忘了此心，使神昏昧无主，则精神散漫。此法直揭大乘宗旨，一超直入功夫。回光者，即他日身后明白境，不独现在也。必须逼我说出来，汝等才发信心，亦大泄天机矣。汝等照此行去，不期效而自效，平生参学，方贯串得来。不是今日东、明日又西，说些野狐禅便为了事。

问：何才谓之上菩提路才为到家？

答：本未离家，只因自心迷惑，指南为北，以致有千程万途之跋涉。其实，只在当下。拾得衣中珠，仍是自己珍。一念回光，即是在那菩提路上，家园切近，上好丛林，不用出家，即此是兰若。我此法心传，却是一超直入功夫，谓之保本修行，力聚者开宏光天化日也，不为希罕。即力浅根劣，亦不失小仙小神身分。诸子领之。

问：从性学入手否？

答曰：性学，非命学不了。先从性探引命之作，命通方得彻性。性非命，不彻；命非性，不了。故《易》云：“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”尽性罢了，又何以至于命？不得穷到底，焉知神物隐于此？可以生人，可以杀人，生杀

只在这个，并非另有玄关。

又问：守真如之性可乎？

答曰：真如之性怎能守得？既曰如是活活如如，何容拟议？拟议尚不能，焉能守之？不守而守，无可守也。守则把持，真如不现。莫把捉，四大本空，五阴非有，何处容汝捞摸？

问：致心一处？

答曰：致心一处固然，然心无定处，又须活泼，善探不在形色，形色俱是后天。知者，心之用；空寂者，心之体。若着在后天，则是气质用事，理之不尽，了之不能矣。

又问：若不致心一处，如何得主张？

答曰：超动静，得主张；无主张，却是主张。莫荒唐。飘飘荡荡，雷雨风云现样，造化齐彰，活活泼泼，不是寻常，却是寻常，天花乱坠，诸神献瑞实堪庆，快平生，一了百当。举目神光大法场，结果一起光。说甚恍朗，莫把捉，仔细详；把捉则愈驰愈远，止有火炽，而无水养，水火不均平，焉得神丹长？道人总是彻骨谈，毫无诬强。尔等善体，大道在望，实不待来生再了，转瞬大光明照彻，五蕴皆空，弥纶世界如掌。

问：神入气中？

答曰：如何入？神不入气中，无不在耳。所谓神入气中者，后天之神耳，非先天之神途路。入门功夫，气中即心中，要仔细认，即玄关之启处也。若着力，则凿；非玄关之启处，周身之气也，大有危险，不可不知。玄关，乃天地之正中。窍中有窍，亦无可指之处，若有可指，则是造化五行中，焉是出造化事？玄学不落造化，却有造化，非身体力行自证者，不能语语。金针句句入彀，默会而已，不在多言。

问：神气？

答曰：神无质，神即气也，神气不能分。离气，则神无所立，亦无所为气矣。气运即是神运。

又问：神气既不能分，道家又何云炼气化神？

答曰：存清去浊之谓。惟清，故灵。神即气之清者也。若炼神还虚，虚非气乎！气即神，神行乎气，又谓反其所由生。

问：以气感气？

答曰：以气感气固然。若指人身中气，真、凡而不可用矣。何时超升仙境，不是如此冲虚之气，摸不着点点心儿索。至于运气小术，亦可栽培肉身，以延其寿，若以为大道必须肉身上做工夫，则是旁门之言。沾着些须不是他，要从无沾依中幻化为用，不是这般说法，却是那边行履，光明法界，何处容情？佛语亦中听，仙家奏乐音，可惜人不懂，缺少个知音。总之外功于大道无涉。大道真修，先要精化气，此精不是交感精，丹书内已历历言之，这一层已先难讲，何况二关事、三关事更难说。大道幽深，实非戏语。有人说到入路，便以为究竟极，则不知出路若何，出而复入又若何。

问：修持？

答曰：修者，去其污染也。无污染，有何修持？若再修持，头上安头。

问：从何体认？

答曰：体认者，认体也。心体无形，体认即是功夫。体认一分，积得一分，积厚流光，道在眼前矣。汝仍从用探体去，到得体现，方有妙用。妙用显体，人不知之。

问：三才立极，如何是人极？

答曰：人极在心，即天心也。在人曰人，在天曰天。上帝临汝，无二尔心。本心通天，即通上帝；一念感召，位入仙班矣。

汝等无学，愧吾未教。吾将所藏，细为汝道。道其所道，曰太极。太极之理，贯彻天人。天本乎此而立阴阳之极，生生不息之机实肇于此。人有是理，而为私所蔽，故不显其理，止存其质，动静之间偏侧莫晓，昏昏乎岁月，忽忽乎流行，放荡无忌，瞥而不返。吁嗟乎！红光一透，瓦解冰消，莫知其所之也。所谓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归而返之，由于致知。致知之要，存乎一心。心纯笃，则日进而不已；心恶杂，则流荡而不息。嗟！嗟！二三子侍吾久矣，未敢直透其旨。盖静敬者寡，诚一者鲜，所谓道不虚行耳。

风雨闹，人事逍遥；说玄机，大半是空中实到。不积德，没依靠，故将人事作梯航，做得了时机宜到，做不了时也有红尘诰。天地无私，何须人计巧！汝等有事亦不妨，只要精神不散漫，如猛火聚炉，方有专一之意，方可入菩提路而证涅槃。不然者，渺茫其说，昏默其旨，不识自己性命根源端的，焉有进步？

问：一切细参功夫，须要寻常而切己？

答曰：有何功夫？不行而密，不肃而敬，笃恭以持己，显晦合一，体用无殊，功夫何在而何不在？所谓大道，以默以柔，无时而不适，无事而不泰然。

问：某止知静其体也，动其用也，显其着也，晦其隐也，歧而二之，莫能合而一之，前蒙示“显晦合一，体用无殊”，是就无形者而言？

答曰：有形中无形，中无“有形”，中亦无“无形”。中中中，一内察其体用之无殊，求其隐显之莫测。

问：蒙示不行而密，不肃而敬，工夫何在何不在，即是显晦合一，体用无殊。若就流行者言，分明是有动有静，岂以动静皆天然，而以无欲谓之合一无殊？抑以纷纭万变皆莫能逃于太虚中，谓之合一无殊耶？

答曰：水之有波，波非水耶？因其外动，而内以含内静，而波之波，水之水也，如是而已矣，藏于中，形于外，乌得不谓之合一，不谓之无殊乎？

问：存心以致其知？

答曰：有何存？

又问：知致而镜明，镜明而垢见，纤翳无所容，所谓明得尽，渣滓便浑化了也？

答曰：其养也，其贼也，毕于是矣。究其中，无一个主宰，如日月往来，寒暑定岁，四时代谢，八节兴衰，齐之此中，始成岁功而运行无滞，命之所由立也，性之寓，亦在是矣。尔其焚香静验，久而有得。江湖泊久，云蔽西山；知日出，是其时矣。

问：兢业者即是本体，本体本自兢业，合着本体，即是功夫，所谓不行而密，不肃而敬也。自其精明而言，谓之知；自其鉴察而言，谓之敬；自其无妄而言，谓之诚；自其生理具于此，谓之仁；自其无内外可分，无动静可别，无极太极，谓之一；笃恭而天下平。中也者，和也；言中，而和在其中矣；言和，而中不待言矣；动无不和，即静无不中，表里一贯，头正尾直？

答曰：常言之，常行之。庸言庸行，至诚无妄，三家至秘无多语。

问：昨言镜明垢现，蒙示：其养也，其贼也。是否涵养省察因此，嗜欲纷华亦因此，即是识精未经点化之阴神，释家之所谓种性是也？

答曰：将疑焉？将信焉？明明白白一个大路，到其际，自前进矣，久而自化种性为佛性。

问：寻根即可透悟否？

答曰：寻根觅底到海边，有个夜叉现。阴极方能生阳，未到穷阴，难透其源。从根探摸，正不着空、不着有之妙法耳。此吾之异传在此，通天彻地，大道快活，阳神普大千，一口吸尽水江西，狮子奋迅才出窟，万兽齐惊声顿希。咄！小道旁门，焉足一闻！吾语汝，将肉身全莫讲，照此再从心源探，即是坎府求玄，水底蛟龙出现。未探水，不究源，总是皮肤又皮肤，逢人说学道，止不过徒博虚名，所谓挂榜修行，吾门大忌。如此参要真参，悟要实悟，通天彻地，尽是法身，俱是我性光现。

问：坎、离？

答曰：即先天之所化，不是有为，亦非无语。只此一言半句玄，能会者，即得证真常；不会者，终归无用。即如作事，必得中人，要须中用，事方有成。不然间隔东西，木三金四，哪得究里？此乃切骨之谈，毋忽！

问：念虑纷杂，一念未止，一念续之；如鱼之吸水，口进腮出；如夏日之令，昼长夜短；则于玄牝窍妙尚不得着眼而观，何望真机之阖辟如练如绵？

答曰：心地光明今古烛，何云玄牝没根源？功夫久久成妙瞩，阴阳全识是机先。

问：天地非日月不显，日月退藏，则天地混沌。神与气合，气结神凝，是否即坎离交？

答曰：坎离交于不知不觉之地，而运行未尝稍息焉。天之道，无时不转移，妙在不期而合，非有心为之。生死固在天，天其有心乎？

问：坎离交在内，由此而大药产；一点元性微明，藏在坤腹，光透帘帟，纯清绝尘，息住气宁，止存空明，是谓天地心主持万化？

答曰：气宁息住，机之复生之理，所以活泼，即俗云活子时也。

又问：自此从微至着，应干卦三阳，三阳退处，即是三阴，是谓小周天。重入胞胎，性归于命，蓄久发暴，烈火飞腾，此是火燥，恐启后天情识，故吸闭以防危，使之下降而无生；撮舐以助火，使之上升，清虚而无灭，谓之大交，匹配真汞。虚即真汞，即性空，其交着于内之外，从此退符，仍隐土釜，炼之又炼，存清去浊，至于虚无极，是谓绝学无忧？

答曰：不治其本，难齐其末。一天雷雨风云，孰得而主使之？孰得而止遏之？修身如执玉，磨其磷，琢其玷，功深力积，润泽非一时，非大力量不能成此。朝更夕改，触发一时，而气偏于一隅。又所谓玉之有玷，洗之难强也。子其勉力，坎离之所以有，乾坤之所造；乾坤之所以名，坎离之所化。

问：拨动顶门关楬，忽尔自合自开，恁么中不么，不么中恁么，其意所到乎？其天命之流行乎？此时道眼清明，天开寿域，头头显露，浩浩渊渊，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愈活泼，愈精明。丹经云：饶他为主我为宾，是外来者为主，我反为宾；只是不忘照心，任其点化腹阴，名之为天王补心丹亦可。此便是以神驭气，以气控精之旨。所谓鹰拿燕雀，鹞打寒鸦，其近是欤？

答曰：婆娑妙论。

又问：和光同尘，却不染尘，世事沾他不得。以其运也，谓之河车；以其不违天，则谓之法轮。其团如卵，其白如练，其软如绵，其轻如波。其硬也，铁脊梁汉；其成片也，海水浸堤；其不容己也，揭地掀天。上升为云，下降为雨，电掣雷轰，抽添自见。漏声滴滴，元酒堪尝；种种机遇，总属一串之事，所谓有物方能造化生？

答曰：不可以形容，形容则界限分矣。如此玄谈，不可以为功。总之，积一寸，则厚一寸，积一尺，则厚一尺。方以象地，圆以象天，空不见空，实不见实，空实无异，到处奇奇，不见不了，见亦无终。呵呵大笑，一字不通。

问：在尘出尘。

答曰：不止此，此系初机。在尘出尘，仍有尘在，非系无因。因果一齐光，停停当当，春色满溪涨，此又何说？于无言中琼森言说耳。

问：动而无动，静而无静，是合一否？

答曰：动亦无关，静亦无滞；动即是静，静却非动；动静合一，绵绵密密，好个胎息。

问：如何是绵绵密密？

答曰：愈静愈静，方是绵绵密密。

问：心随动静，为循环否？

答曰：心不随动静为循环，心亦随动静为循环，无心是心，焉可分别？

问：然则无分别乎？

答曰：分别无分别。

问：绵绵密密是正道否？

答曰：绵绵密密，还归不绵绵密密，一步一步天台路。

问：人一身皆属阴，即坐到澄澄湛湛的，不过后天阴魄伏诸病根。一勺死水，一流便浊了。旦夕将心撮在一处，只恐触物心惊，反成心病。曷若于今年初尽处、明日起头时、五蕴山头一段空内讨出一个消息，会计师得的，活泼泼地；不会得的，只是弄精魂？

答曰：可知者，行不到；可行者，知不及。‘有无相生’，隐显莫测。黑漫漫，白茫茫，变化须臾，又何可拟议？

问：沐浴。

答曰：沐浴者，涤垢之谓也。

逍遥两间，荡荡心田；灵机活泼，万感皆虚。噫！人而天，天而神之不可测；妙也，玄也。光明者，心之用；空寂者，心之体。空寂而不光明，寂非真寂，空非真空，鬼窟而已，大道不是如斯。元精已失，证空无有处，真是落空亡。外道云边磨日月，草里挂行藏，说甚么海水汪洋，千顷金波漾。世人惑于外道，鬼窟行藏，亦难改矣。二三子静守吾道，勿摇惑其心。吾欲汝等为上乘，不欲汝等归中下流，中下流非至善。至善之极，动静无常，神妙不测。即其体也无异，显其用也无方；‘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’，神明自若也。

问：调息，是鼻息否？

答曰：鼻息系外息色身上事。心息相依，方是真息。般若尊者云：‘出息不随万缘，入息不居蕴界。’岂是鼻也？合辟机关窍妙，非一时可窥，亦须力积之

久，一旦豁然贯彻，天地不外也，人为‘大’，三才并立，万化同根，不在色身求，自有真息见。真息无息却有息，吁！大泄机关矣！活泼泼地，至于观息、听息，亦系色身事，借此摄心，非真命脉。真命脉还从真中求之，观听是一事。

问：调息作工夫。

答曰：调息固有工夫，然不一其说。有外呼吸，有内呼吸；有凡息，有神息。胎息即神息，非息莫胎，非胎莫息。胎息工夫，先从息起。若胎息，则“真人之息以踵”，深深矣。入彀之言。莫分内外，却有内外。有内外者，三关之谓也；无内外者，动静合一也；浑成一片，化之谓也。非化不足以语神，亦非见道。纵有悟境，云边漏日光耳。日月光明，通天照亮，非是鬼境。

问：胎因息生，在蛰藏之间是伏气，既久，外息已断，止有内息，而神室金胎凝结于中，此等工夫，皆天然造化，非可强致？

答曰：不可思议，顿入不思议，即此之谓也。不是悍然不顾为不思议，蛰藏之间，胎也内息。贯通三教工夫，即所谓神息也，戊己也。外息何足一语？工夫不到不方圆，脱了梯儿又上天，消息于中藏至哲，灵光透出万千千。

问：消息是气否？

答曰：是气，须善养。点明了，诸经不肯说孔窍其门。

又问：消息露于中宫时如何？

答曰：一句胜是百句，有权有实，有照有用，才有些抓着痒处，便是得手之言。“至阴肃肃，至阳赫赫；肃肃出乎天，赫赫发乎地。”此即坎离之说。

问：神依形生否？

答曰：神不依形生。汝将何者为神？一字参透，则通身泰然矣！

问：神气不足。

答曰：神气不足，亏凿已久之故。善补之，补足，则烘然上升，龙虎玄关一时顿现，方知三界即吾心，吾心非三界，却含三界，圆通无碍，诸仙佛慈光灌顶，稀有罕见。盛世之征，太平风景，不是十分，却是一分具足十分。成得一分，一分不了又是一分，一分了时还是一分，岂是寸管窥天便为得耶？

问：五行即阴阳，属后天否？

答曰：先天即无五行乎？五行全具，方有后天五行；若无先天五行，后天五行从何而生耶？道体无形，万象森然已具，古今原有先后，五行生生之理实无先后。

问：和畅，是神水否？

答曰：尚非神水。神水妙用，洗涤性空；渣滓消融，究若春风；沾着便化，不受牢笼。空山莫袖手，异味说珍羞；饱饫铭心骨，神水勿自流。一滴归根，万事合头；何用别虑，着甚来由？

问：戊己二土。

答曰：一滴波中央，上分戊己，还无门户。

又问：炼己待时。

答曰：炼己方可待时。不炼，无时可待。

又问：戊己二土乃先天妙用，玄禅合一之学？

答曰：先天妙用不轻得，必从后天人功积。人力尽而天力生，方是功夫，菩提路才起头。

问：金丹大要，在于戊己二土，真阴真阳，真玄真牝。若不得此同类而施工，焉能以机而集机？点化凡躯，冲关透节，无不赖此大用现前；一天雷雨风云，吻合造化，迥非枯修可比。所谓和合聚集，决定成就者也？

答曰：同[似误。应为“非”]类难为巧，真工是实工；分别眼前迹，离合一齐同。风云雷雨内又谁见之？莫着境，且入境，要个境中境，要识心内心。

问：必大静真空，而后己土，方谓之定？

答曰：戊己有浅深，彻了也是戊己，不彻而彻之亦是戊己。大定真空，慧光普照，香海观慈云。

问：己土死，戊土生？

答曰：己土亦不死。己土死，则戊土亦不生。戊生即是己活，非此莫能透露。

又问：必己土炼到一丝不挂，而后戊土发生否？

答曰：虽然，己土稍炼足，戊土即发生，必得戊土生，方消得己土中阴滞，不然只是阴灵，纵有所得，鬼仙而已，吾道不如是。通天彻地，妙用周流，返魂浆未吃，难将阴魄消藏。尔等资质中下居多，一步一步，非可躐等。性天见时则不拘，性天不见，犹如黑漆桶乱摸行踪，焉可枯禅无据便为高超上着？聪明特达向谁商？处处行行到底茫；空有竹声敲夜月，无风难入梦魂浆。

水月镜花，无声无臭；万象昭然于人间，不是溪径旁流惑世欺人也。吾之道见性明心，明心正所以见性。三教合同，圆通无滞，真一分师，规严一分，非同凡流。圣贤仙佛，敬慎为先。敬慎即是本体，非有二也，超凡在兹，有何许多言说？所言说者，总是修持事层层相因，迭迭不化，即落凡夫界，仍堕轮回苦，不是上乘。大罗一了百当，本是一贯，刻不相违；刹那间成了变化即是凡夫，刹那间成了变化即是仙佛。仙凡圣愚之隔，只一刹那间。刹那刹那，有何仙佛？此皆道人不得已之词也。

问：先天炁，后天炁。

答曰：先天炁，后天炁，得之者，常似醉。阿弥陀佛。安得有此极快活时节？先天后天，本无二致；所分别者，均是后天耳。分别，则动静不合一，先

天炁亦化而为后天矣。合一，则后天炁亦是先天，并无先后之分。若有先后，分别识耳。分别则后天炁，而念虑纷纭之所由起也。莫可道、莫可名者，祖炁也。即道之体也，体立用行矣。体用不分，亦非颠倒之谓，证者知之，不证者仍是门外汉话。

问：先天、后天之别。

答曰：有沾依，总是后天；无沾依，即是先天。先天何处寻？要从后天寻。后天情识即是先天妙用。须从合符行中工夫探去。合符行中，即静虚矣，不过尚未清，全是滓质。浑融久久，陶融渣滓，不期清而自清，金丹方得出炉。

问：丹经：朝，屯；暮，蒙。

答曰：朝屯，暮蒙，比喻之词耳。一进一退之火候，转瞬间见之，何尝必须朝用屯卦、暮用蒙卦耶？玄机人不懂，故吾道直透其旨。

又问：交合、升降、颠倒。

答曰：只是一串事，一句得参，通身皆活；脚、头翻转，踏破乾坤。逍遥无事一个道人，却有经天纬地之学、倒海移山之用。噫，大矣哉！哪里尘俗累得心？总是人心荒唐，执着己见，一个破天荒，还有一个破天荒。

问：夜间不得为之主，何也？

答曰：日间是识神把持，夜间识神入蛰，其平生所作之恶意种子未化，故遇缘发生。非一超直入之路、一刀两断之功。

问：贪、嗔、痴、爱必须遣除，方是道学？

答曰：虽然，又有说焉。贪嗔痴爱，即是性之用，所谓情也。人迷于情，不知有性，是为凡愚；知有性而不知有情，是为顽空。故吾之教活泼泼不落一隅，通天地，合古今，齐物我，无冤亲；闹市里深山，清净场中走马。大觉金仙没垢疵，却是大快活。污地生出莲花，弹指顿超无学，千手千脚观世音，岂是寻常小论？

问：及物穷理。

答曰：及物穷理好，然物有难穷，理穷则物穷。得其本领，以贯万殊，可也。又汝能于无分别中分别乎？能于分别中无分别乎？莫落边语。习气固须除，明理为上。理明，则习气不期除而自除，亦何须用心除？用心除，不得除，却费工夫。及物穷理，就心而言，强观中，即及物穷理矣。不是强观是一事，穷理又是一事。汝仍强观入手，便知端的。

心中无私坦荡荡，神清气朗佛和仙；只因念虑些须子，铁柱深根难脱圈。

故须观照，自心见，方得根虚，而有脱尘之想、入彀之机。不然者，尚不知何处颠倒，焉能自新、新民而一贯耶？稍静片刻，暂时观心。

诸人观了，复云：即此是丛林，何处寻般若！

问：外功。

答曰：内功观照，外功抱一。话头或，公案一则；内外兼修，自有灵润周身晬面盎背之时。汝只观某，不用外功，而身体自壮，即其榜样也。

问：性同情异。

答曰：情亦无异。乃习而不察，流转至今，污染而不可解究，非性之过。性无言说，何究之有？有言说亦不外性。汝不闻乎，水有清浊，其湿同也。水清是湿，水浊独非湿乎？是清、浊异同，而湿性不异。汝只从一处参，久则豁然贯彻矣，勉之。

又，情即是性，性即是情。如射箭人，弓箭总是物，发用只一活机，有何捉摸？难以悬拟。弓箭射乎，活机亦不离弓；箭离弓，箭又无活机。此即色即空之喻，诸人还会否？

问：除了精气神，方是先天？

答曰：错了。只知清净无为之道，未识阴阳自然之理。阴阳不孤立。天地离了万物，是个甚么？亦不成其为天矣。天有万物，万物能障天丝毫否？试观眼前之景，森罗并列，何尝碍得清虚？有万物，正显其清虚耳。大道真实，如是如是。

问：参禅。

答曰：参禅须要起疑情，疑则悟，不疑不悟。疑情最难发，得起古哲。于善知识前勤侍，服役多年，于一言半句淡话即得大解脱者不少。宗门原好，但须善参，不善参者，则入宗门流弊：俯视一切，谓与诸佛颉颃，其实毫无半点。汝须善参。汝等知释之用功最上一乘一纵而登云天，跛履而行千里，此汝心之妄，非释之真径也。释立言，从高处引起，是欲人知其极，不欲人陷于影响无着之地。慈悲方寸，接引群生。汝以为入手功夫可以旦夕到岸，无操存涵养、克治琢磨，恐庸俗辈，到老不能自悟，圣贤鄙之。

问：虚极静笃，难能奈何？

答曰：虚极静笃，非一时可能。知静，不静；不知静，亦不静，浑水耳。汝但虚得一分，便得一分轻松快活，此渐法也，顿根有几？总是习染沉痾，方有修行之名。今后从心田认实。幻化不真，何者是实？从此[足*丽]去，一旦踏破天关，脚、头翻转方有些个路数。

又问：幻化不真，须绝尽方好？

答曰：幻化不绝尽，幻化为用。众草是药材，蜜和为丸，是草还丹。无草不能成药，无药不能治病，何可去之？小人宜化不宜绝，绝则祸生。其理亦如之。

又问：何为脚、头翻转？

答曰：化之谓也，自见冰消瓦解时。儒教中“怡然理顺，涣然冰释”，亦差不多，不过各有力量之大小，功夫之深浅，见地之迟急，天资之敏钝。禅宗说：“大事未明，如丧考妣”，何以大事已明，仍如丧考妣耶？

又曰：大道不在静居。静居一室，反增心火之炎。要行、住、坐、卧总是功夫，方得坐在千峰顶上不离十字街头。我怎么说，诸人还会么？

问：智慧不足，难以证道。

答曰：何不足之有？若论本体，本无不足，天然具足，何增何减？若论功夫次第，则有不足。不足者何？朝污夕染，将一个清水闹得浑浆，澄之不清，摇之愈浊，此修行之说所由起也。修者修其行，行修而性亦修矣。

又问：必得大圆镜智，方是证道？

答曰：虚名耳。无边为大，慧通为圆，光明普照为镜，无私心为智。非真如圆镜一面，不过如镜之义耳。勿执着。

又问：识与智有何分别？

答曰：识即是智。在凡夫谓之识，在仙佛谓之智，净与不净之分耳。

问：三际断时，后天尽否？

答曰：不然。三际虽断，后天亦不尽。中道而行，有许多化化生生，熏陶渣滓。尽净，不得化化生生也，难得根识拔尽。此吾之异传，即诸天尚有不知此中三昧，何况浅学凡夫！不在五行中，何处觅真宗？龙行非兔径，浅草不深隆。

问：生机？

答曰：生机洋溢，即是大活泼。非活泼，不足以助道。

问：刀圭？

答曰：刀圭系细脉，返魂浆先吃。

问：幻化非真？

答曰：汝知幻否？知幻即离。真空妙觉原不迷，总是时光破碎；幻相无相，即得真常流注。真常流注，不是识心普护。一法齐捐万法彰，顶上梅花步，措措措，别有个仙人掌上扶。蓝缕穷乞食，不是卖灵符。吐吐吐，清净无为是主。

问：优游涵养。

答曰：优游涵养，化之谓也。小有小化，大有大化；化之则神，惟化，始可以语神。

问：先后天分别。

答曰：后天不离先天，先天即是后天，同一天也。云蔽其中，世人见云则不见天，吾见云乃天也，故云不为碍。

问：如幻熏修。

答曰：如幻熏修，轻易亦不能证得，效即是功，知否？

问：何为真种？

答曰：心空，不说真种子，即是真种子。如来藏包括无限生发。

问：海底何喻？

答曰：海底，即人心之深处也。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。极深研几，可也。

又问：心之深处。

答曰：深心则远行矣，远行，方于造化有窝穴，有窝穴方能改移造化，有造化方能默转天心。浅者不能证地位，故只说到皮毛以为极则矣。

远行不动尊，妙理却难伸；处处闻啼鸟，山花深处行。

问：《楞严经》七处征心，不知何者是真心？

答曰：即此不知者。是知而无知，不是无知而无知。

又问：如何是常住真心？

答曰：诸识不识，即是常住；不识中识，即是智慧。若起分别驰心，即是轮转而入凡矣。

问：心之定在处。

答曰：心无定在。心若有定在可指，即是妄心。离妄即真。汝今见吾否？

又问：心中不得清静，奈何？

答曰：心中哪得清静？即在这不清静中寻清静耳。及至清静中发出不净相，正是真清静才得清静。

问：何者是心？

答曰：何者非心？无心即是心。有心则不圆通，无心则入渺茫。非无心，非有心，有有无无之间，无心是心。

又问：真心。

答曰：真心无形，有形即归幻妄。然真心亦非无形，不泥于形而实形形，形色天性，圣贤学问同之。

又问：真心从心源觅否？

答曰：源头净，则天理现前，日用常行，不碍至道。源头不净，纵有所见，犹如风灯零乱，焉是真常？汝等莫将真心唤作妄心看。所谓真心者，光光净

净之心，故能通天彻地而无丝毫之伪，并非搀和铜铅、云边见月即为得手，即此见精从何处觅，觅则不得。道在眼前人不识，空把锄头仔细瞧。

问：真空妙有。

答曰：心空不空，谓之真空；心有不有，谓之妙有。勿滞一偏，方入中道而有入德之基。

问：某所见甚浅，求指引入心之深处。

答曰：亦不浅。心地门头，深深浅浅亦不一致耳。一样话，深者见深，浅者言浅，圆见圆机，故无有定。然浅者深攀，亦学者所应勉力。深处现在未离，因见有异，故有浅深之说，可以一网打尽，当下见了本来，哪里有深浅层次之可寻、高下厚薄之可探？不悟者又难言。若照吾如此说，又是增上慢人，一斤斗说到西天矣。

问：如何能不挂一丝？

答曰：本不挂一丝。不挂一丝，精之极矣；精极明坚，已入果地矣，非可易视。

又曰：渣滓消磨，见闻通邻，止一精真。菩提之境，净极明坚，烈焰腾空，照彻无极世界。哪得能馥？

问：人空。

答曰：定性声闻不是禅，却是禅中第一天；只要精凝光透白，方知流逸是何人。得了人，上得乘；未得人，莫说化乘乘；说什么人空、空人。

问：究竟是一个无字？

答曰：不可以“有”、“无”言。由浅入深，次第为之，其理无二，功夫层次却有区别。有个到家的“无”，有个不到家的“无”，善参之。

问：金色同否？

答曰：金色足，是同。分量原有不一，小归小神，大归大神，各因各果。有半途而去者，亦入神道、仙道，各随其功力之浅深，非一定也。

问：金翁何喻？

答曰：金翁即识神自性自度，自度即化识，即金翁。

又问：金即真精否？

答曰：纯一不杂之谓，非世间之金。虚得一分，即足得一分，足则生华，金出炉矣。然还须锻炼，愈炼愈精，愈精愈明，久则化识神为佛慧，香海慈云，阿弥陀佛。

问：三关。

答曰：三关是一关，并无先后、上下可分，若分别，则是有定所，不是常寂光也。常寂光如指南针，东西南北不转移，却是斗柄云横。鼓打更深咚咚响，闪光烁处不由人，惊得梦魂更。

又问：何为上宫？

答曰：上宫无宫是宫，三关虽无次第可分，然功力之证亦有三关之别。打通列上功，位尊爵又崇；普雨天花落，究竟一空空。一空空，用不穷，性中得命是真功，何尝人力浓！行深般若，自见奇隆；奇隆不隆，却是虎龙；境中有境，说甚通通！不假一毫功，却是天然锦绣同。了却吾生，还把颠来倒去公共；阳气潜藏要出谷，一声霹雳静中闻，电光烁处寻真种。功上加功是大文。

又曰：《道德》五千言，《阴符》三百字，何尝有一句在皮毛上讲究！后人妄以传妄，迷失本来性真，不求自己命本元辰，以致有烧茅弄火之流，运气搬精之辈。即调息、数息，亦不过后世设法藉此摄心耳。

问：积累既久，则金光外现？

答曰：内外者，玄关立而后见。不玄关，犹如水火煮空铛，事事无着落。玄关彻，天心见，不是黑窟生涯鬼面。

问：经言：“庚方月现”，是否喻其明之微，而未全吐也？

答曰：是。

问：心之昭昭灵灵者，道家以之作金针，为主脑；释家因其是轮回根本，而谓之净业。

答曰：看。

问：如何是定？

答曰：心无定见，精凝为定。指南针儿不用拿，随我东西拨转他；幻出世情无异味，仍是当年一枝花。花花花，果结在花家；花中不见果，正是果位夸；因果交彻理，即此是仙家；佛道原无二，只因世见差；归我清净德，莹然不生花。

问：通身是手眼。

答曰：手眼是活句，莫参死句；死句无活，活亦非句。

问：光明须消灭否？

答曰：光不可消灭。日月光明普共，何尝着得分毫？道人心性一齐抛，世事原来颠倒；半虚半实空中妙，半有半无自在好；半是无言半有言，其中大用细寻讨。了了了，尺地诞生，半天云晓。灵机难到手，鬼神莫测其由来，何况人乎？

问：静中坐出端倪，是何意旨？

答曰：谁家玉匣开新镜，露出清光些子儿。一破不迷，任你口似悬河，我

只一以贯之。

问：回光返照，乃生死海中之渡筏；玉液炼形，即举水制火之妙喻。至于人心之觉，其体一，而其用二，有昏觉之觉，有自然之觉。昏时之觉如电光之一瞬，若耳目之视听焉；自然之觉如声之自入耳，物之自接目，无为而无不为，无在而无不在。念虑一起，神目昭然。《易》曰：“知几其神乎”，莫知所从来。常应常静，是否即所谓“无为真人”最上一乘也。

答曰：所喻是，仍须心印。

问：行气主宰，即眼是也。眼为阳窍，道在眼前，虽能视能听，而实超乎动静，是人心之常处也。非销识，莫能眼明；非眼明，莫能销识。是否？

答曰：大得参透一关，一关打破又一关。关有次第删，不粘不滞为尚，以默以柔为强。卧听钟声，行趋佛路。

又问：眼是真心否？

答曰：不是，幻光也，藉以逐阴邪，行气主宰。若即以之为妙窍，若即以之为至宝，则知浅不知深矣。

问：蒙示：“浩浩落落，潇潇洒洒，一腔热血，大地不腥膻；烈火烧金莲，和盘托出钱；步步是先天，不着后天缘。”等句；敬参：“大地山河皆吾法身，五浊恶世皆是清净道场，慈悲而慧，一炁流行，运用自然，得意生身，和盘托出先天元性、历劫不坏之慧命，如金钱之洒落。”

答曰：须验方知。此处落机，深而又深，极之无极。苍茫古道少人行，词组同时大地春，婆娑世界都包许，说甚黄昏静掩门。

问：耳根音闻入门。

答曰：耳根清净，大士圆通法门。尔从此证入，即得闻熏闻修，方知如幻三昧，即一毗卢性海矣。干元面目，不外于兹。六根清静，一精真妙，须回向真如寂。体是寂，用是照，寂照方名一。须知寂照双融，非大定不能。寂而照

，照而寂，寂照本空，空却是寂照。寂寂寂寂，还归无寂寂，方是真寂寂。真寂寂却不寂，即是寂，寂无可寂是真寂，哪管哪照，寂寂照寂。禅理要深攀，玄理不易迹。

道在目前，目前却难明。人好奇喜新，错过目前，不知何处是道。道也者，当下即是；昧了当下，即是心驰意走。念念不由人，皆因神力浅；神力浅，皆由心驰。日月行藏，实是至道。淡淡乎天之根，冥冥乎元之始；几几乎道之危，神神乎光之赫。日就月将，讨得真消息。真消息，在平洋，不是静中藏，却要静中藏得。

问：妙理难参。

答曰：难参者何？顶相难睹耳。

又问：何得转关？

答曰：一句转关，只在根下磨勘；磨得断，两头空，空中方见祖和宗，的的证圆通。

万行庄严，正是菩提之妙用；一灵光耀，却是仙道之无常。脱却牢笼超世界，东方宝月照山河。适从华山过，头陀总不知；佛力原无限，道释不同过。噫嘻乎！鬼神知察分明，而难料吾心不动处。今而后，吾知一矣，不知其二。

惟其无知，所以无不知；无不知却无知。照此参解，不难取证。异时浓香异葩，触处熏净。噫！得大自在。感激师恩指示，得臻如此受用；先灵萃聚，克尽孝道天心回；思尘寰中事，如梦中又梦；哀悯众生，兴大悲心；众生同在大觉中，竟昧然不悟，故亦不轻众生，因众生与圣无异，只在一转念间耳。

问：何为先天？

答曰：心即先天。先天者，对后天而言之也，对待之说。心绝对待，方是真常，而不拒诸相发挥，《楞严经》已明言之矣。

又问：心绝对待，即无极之谓欤？

答曰：无极者真空，有极者妙理，无极即有极，非有极之外又有无极也。“范围天地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”，枢纽阴阳，色色归根，如此妙极，只是不见。此乃天地之先、鸿蒙未判已前之说，然即混沌已后之事。无分先后却有分，不是难凭一味吟；识得个中颠倒用，心同黄土变成金。如此说先天，是先天无可言矣。然又有有言之先天，有言之先天何也？圣凡之分矣。圣即是先天，凡却是后天。于此，先后天俱名为后天，不得谓之先天。先天者何？无形是也；然无形亦不独立，凭有形者证。有形为无形之用，无形为有形之体，即此，有形又是无形，此即动静合一之妙，方是真空妙有之真空。

正说法，天花落下缤纷，稀有罕遇好希奇，却也是古佛禅机。

问：凭依修持法。

答曰：莫凭依。无倚依，见真心，真心不是无依倚，却是毗卢顶上行。老禅客，作家僧，却也难得，只在一心，并无剩法未了义。

问：何谓神通？

答曰：妙应万物之谓神，无在而无不在之谓通。

问：报身。

答曰：报身无报，亦强名耳，圆满之谓也。若真有报身，即是二见矣；二而不一，一亦无一；是真一寂照不二一。

又问：法身。

答曰：法身，义所以聚积诸法，而却不能着得语言。

问：心有名乎？

答曰：心无名，即道亦强名。大道出于象数名言之外，何可名得？

问：生死。

答曰：分假生死，化作变易生死，仍有生死。且将这分假生死不分假变易，而轮回短空。空无有问，我说行踪：飘飘一叶风，仙去若无踪。

又问：何谓无生？

答曰：生而无生，故曰无生。无生还有一曲，汝唱一个无生曲，世间听才是无生。

问：感召。

答曰：有得太阴精、有得太阳精者，其实还是一个，不过各人根器。

太上堂堂大道，不外日用常行，何尝是鬼窟生涯！有一等人，将色身算作法身，求之气运上升，以为结胎产婴儿张本，自高自足，不知大道沙里淘金，金乌飞入蟾窟，皆是未生前事，见浅者焉能窥其堂奥？说有执有，说空滞空，不识大道渊源。先从渊源探摸，的见空劫以前自己，方知神龙变化、夫唱妇随之理，何尝执有？亦不执空。妙有真空、真空妙有现于一毫端，小大相融，一多无碍，方说得鼎炉中事，超生受生一目了然。不是那些说话。吾教各尽其业，素位而行，胸怀磊落光明，做得人世间顶天立地奇男子、尽孝纯忠大丈夫，方不枉人世一遭，垂千古而不朽。心中潇洒即是仙，心中无累即是佛，心中无私即是圣。保全汝良知良能，各人有的，并非外求，更不在肉身计较。死后一坏，黄土尽够汝埋，贤愚同归，富贵一致，哪些是我？惟我这一点灵明。秋空月皎，宝镜澄辉，烈火腾腾好种莲，西方路上是金仙，不用妄求除念妄，香花果实一齐鲜。

请七日，闭关端办道功。

答曰：吾汲汲遑遑，周流四海，劝善化恶，消其黑氛上冲，引其光明善气。故吾设教如大海水，各随器重。取七日良宵盛事，人生有几得遇其会？吾所为何事？岂不大愿！即于某日起可也。

问：“起七请功？”

答曰：“行、住、坐、卧，提醒此心，常令不昧。无时刻之间功，即接续不断。亦不必拘拘坐时参，不坐时便不参。然坐必以律，亦事之当然。坐三刻行一刻，饮食按时，冷暖自护。有事照常办事，正于办事中即是用功处。总要念念从何来，念从何去。看破这窝窟贼巢，方得大踏步直上瑶天。其余肉身上功一概不必。吾此道肉身功在其中，一通百通，山河大地总是吾身。些须心肝五脏秽有何办头！吾今日亦发愤启迪。只要尔等福缘承当得起，亲验亲证，将这些旁门左道一概为吾辟却。大道是甚的，性命是甚的，说哪里话？至于一切四威仪中，照律行持，均可参语广多。姑拈一则因缘如何？是牛吃草，草吃牛如何？是有无不二。如何是分开动静，又如何是色空俱遣，遣后还有色空否？参。”

“净业不同染业，说来凡圣齐捐，空空洞洞大光天，活活仙人出现。”

“人之生也，抱气于泽浑之中而生质，及其觉也，而阴阳已分。嗜欲纷华，吉凶悔吝，茫不自知。怠阴阳大判，元气不可复，继之以亡而已矣。其气是天地之气，非尔我得以私之，其中有理存焉。善者善之，恶者恶之。堕恶趋落异类，其魄之归，其魂之散，其感之薄，其遇之值，皆非一类观也。而其大端，禾不生黍，凤不乳马，各有不同，看人之趋向何如耳。”

“天质愚智不同，而其所赋之必有异乎？不肖者不及，何智者又过之！此其中道之明一也。贤者较愚者迥别，殊不知贤者未登，其实不如愚者，各自思之可也。”

“吾自设教以来，高高下下不一其致。总鉴其人之诚信与否，又有感召不同，趋向不一。吾来此大有因缘，忙忙踏遍四海九州岛，正欲于今日垂示梯航，知吾得正大光明，并非鬼魍行藏，辟邪说，正人心，统归于中和善气。亦非拘拘令人如笼中鸟，又非旁门外道、枯禅、苦节、废时失业，以为自高。不知大道堂堂，日月常行，均皆至道，时当显了。即纓络壮严，弥纶世界，亦不为奢，时当俭也。即一炉一几二三子，诚敬恃侧，亦不为省，丰俭随时，调和得中，还须放开眼界，勿泥目前堂堂男儿汉，帋幄千丈光。”

“一尊古佛显慈航，渡得乾坤大地忙。万象普观无二致，心念念说花黄。静夜钟声放古寺，风花雪月一炉香。”吾道宏深，非如谷眼，止目为仙，绝人

逃世，处岩谷，以为自得。了手闲人，消受天地、风花雪月之报，说妙谈玄，周游蓬勃岛，不乏其仙，吾之道不如是也。代天抒化，普度贤愚，同归圣果至善，并非小溪小径。故尔等须倍加敬慎，乘此天恩，得获良益。虽得益者浅深不同，各随器量因果无不具足。道人全脉在此显化昭灵，以为后世及秉教向道诸人，知吾道是参赞化育之道，并非自了。旁门诸子既奉吾教，亦各发愿立心。成己成物，成物正所以自成，自成非成物不可。”

“诸人静心听吾言，九曲黄河天隘险，总是人心现，大地本无偏坦坦。平平渡得江河堰，道人化迹九州岛显。遍掌乾坤日月巅，青锋剑挂在肩头，寻遍人间恶善，几个儿孙相推托，老父母反觉赘庞庆。兄和弟心下相多各存一个颜面，不知本来清静不清净，一味胡厮缠。命该清静，生来就清静矣。命不该清静，从或强除枝叶，亦不过是脱胎入胎，返遗下许多孽债，又重增一种公案，依旧不了缘，添了烦恼怨。总是肉眼凡夫，止孽目前受用，不计天理昭彰，疏而不漏。见几个后人发越，不从孝悌陶隙中来！吾下尘凡久久，总不过劝人安命，安命则命有了时，不清净者自得清静，一派和霭风。暗中鬼神颐吉神拥护，久久难化为气，莫知何以然。左右逢源，灾消福增。不然则眼前视为得计，其实暗增黑氛，气化为难而不觉；亦莫知何以然！日见消阻，精神颓败，鬼神夺其魄，智识不如人，头头走不着，不识自己愆尤，由渐而积。反怨天无天理，人无顾济！此等凶愚，实堪痛恨，又可怜悯！故吾下界，普济众生，规引善果，善者答之，恶者恶之，鉴观有赫，丝毫不爽。大善有大果。小善有小果。各引各果，亦莫知何以然而然，谕子其敬聆之！”

“常目在兹，克明峻德，圣贤学问，不异玄禅。乃世人不察三教异同，纷纷立论，真是醉梦中狂解，跑马看花真堪一笑！而留心斯道者，又犯喜静恶动之弊，人人不免不知强离冤牵，依旧不了缘。从或绝人逃世，深入山林，而山中虎豹豺狼、魑魍魑魅、暴雷烈风，令人心惊神颤！况乎血肉之躯，衣食供给，在在需人，稍失调让，寒暑浸淫，遽成苦恼病痛。临时不悟，走入旁蹊，反晦学道，毫无益处，适足害人。又有一等志慕山林，不愿时事之行藏，宜否一味尘离诡异怪行，以为别于流俗，不知废时失业，以致事体缺欠，精神日颓败，道也莫能解悟。不识自己起足，走入旁蹊，反言为善不昌，道不可学，此等荒谈，真堪大笑！加之邪师辟友紊乱道宗，毫厘千里，沽名钓誉，实为吾道害。噫！今日得二、三子奋志向上，参妙透玄，为吾门宝。而学道这锢弊。以致人事灭颓，皆由自入旁门。究竟深心起念，深堪怜悯，若能于人事中修之，则更胜于山林。吾道流传下去，总是人事中修持，不喜深山鬼窟，逃世绝人，作

自了汉。”

“吾之得与天地同其悠久者，因体天地好生之心。尔等如果发愿随力随才，无损于己，有益于人。既有益于人，亦不能不损于己，然损于己，无全损之理。若全损，人得之，亦不能消受。除非大义所在，或往因夙偿，否则不必。不过随时勉力而行，只要的当无咎，转祸为福，即是吉星，即是吾门抒化大弟子。他日冥冥受报，得握人间祸福柄，不亚吾也。吾意亦非浪施，须要善会，即一言一行，有益于人，总是抒化之一端耳。”

“凡人终日闲时尽多，忙时甚少。如尔等在此，止此一事，过此便万绪千端。其实行、住、坐、卧总是一事，人自忙耳。故吾前云：只是当下不昧，即心不驰而意不走。省下许多功夫，脚踏实地，随遇而安，也不妄想，也不学道，即此便是大道。学久则神凝气聚，浑合无间，神力绵绵，方消得魔障，出得牢笼，上得天空，一步一步崇。”

“人情冷暖，世事变幻，颇难预料，均无一定。花开时人玩赏，花落时一堆潦草，撮不得去。扫得净，方是佳时共好。诸子既皈吾教，勿贪势力，树倒藤枯，好一堆烂柴。不可不知尘俗念，须要勾了，何必唠叨置心田而不放。”

“学道之士，正欲于葛藤扯绊中，方见经轮妙手。不然，何为奇才？庸俗而已。顺境谁不会过？只到逆境略加怨天尤人之心不免。殊不知平素有何功德，消受天地生养之报，还自思量否？今而后诸子放下心，炼成灵宝人难识，消尽阴魔鬼莫侵。只须当阳一露，百句话头有何排遣不下，有何隔碍！本体空空，不离万象中，包函万象消万象，即此一语出牢笼。”

问：“习静”。

答曰：“试问足下，何时静？何地静？若欲此身安，是养生小木，为天地人所忌，所谓偷懒辈也。乌得谓之学，不得谓之道。道化者，广大高明，随时随处而无不通其流行也。其化育也，道以生道，而变化出焉。乃修道者，动欲离尘去俗，殊不知和其光、同其尘，何谓也？天以天，地以地，人以人，未离乎人，宁可远人？况道不远人，日用常行，无非道也。道在天地，而为天地；道在人，而为人。存神知化，道岂远于人耶！”

问：“人有利钝之分，教有立言之异，如天资明健，本体透露，明足以察其机，健足以致其决，工夫自归于易简，原不妨径趋佛路，一超直入如来地。如本体昏蔽，则是致虚之功未致，致虚即集义也。适合其宜之谓义。适合其宜，即是人心恰好处，恰好处即中也？”

答曰：“人心昏蔽，亦有临照。不过困知生，知省力费力之别。惟照方能致虚，到恰好处，已无安排矣。”

“言教亦有不实不尽，总是应病用药。若各经各典拘拘一个道理，只要一部足矣。又何必唠唠叨叨做下许多桦页。有对大菩萨说者，有标指者，有为愚夫立方便者，有贤共赏者。如(太上道德经)，天机浑成，纯朴归元之作，故千古不磨。乃太和元气。大道从此昭著，心经由此开宗，为万世梯航。显于言表，而隐文奥义，实非寻常。各家注亦止注得皮毛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百姓日用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”

“一个人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，或先善而后恶，或先恶而后善，总无定评。故吾不轻许也，亦不轻慢人，安知后来不如今耶。”